

虎啸高岗

蒋永武 著

新华出版社

虎 啸 尚 岗

蒋永武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啸高岗/蒋永武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011-6447-9

I. 虎… II. 蒋…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976 号

虎啸高岗

蒋永武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6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8.5 印张 53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447-9/I·383 定价: 36.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序：夫子悟道

黄国柱

这篇序写得时间太久，是一篇迟到的序言。

不是因为“忙”。是因为对蒋永武其人缺乏了解。尽管在一起共事已经快三年了，但还是知之有限。

前不久，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开半年工作总结会，有一项是专业技术职务的干部进行任期述职。蒋永武作了述职，我听了，心有所动。

先是把他以往的作品连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蒋永武长于写人物。关于徐洪刚的英雄事迹的报道，当属他的代表作之一。还有，关于“优秀指导员”姜升立、“模范军嫂”王惠萍，“太行赤子”张荣锁的人物通讯，都写得比较细致，能够见到新华社记者的功夫。在完成新华社报道任务的同时，蒋永武同志还生产了不少的“副产品”，就是这本集子中的报告文学《虎啸高岗》、《拓荒牛之歌》、《国门精英传》、《智勇英豪》、《“荣誉会员”传奇》、《华年梦远》、《一个英雄与三个姑娘的故事》，等等，都能博人一读。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针砭时弊、鞭挞丑恶的杂文，以及一些写世态事件的作品，也收在这本文集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认为说了一些自己这个微小生命，走过50多年人生道路之后想说的话。这些‘副产品’虽说不上有多大意义，但至少对自己这些年人生是否虚度，是个自我安慰。”

在述职中，蒋永武的自我“评估”是：基本无愧，基本无悔。他的低调人生，他的以“书橱子”、“书呆子”自诩的夫子

之道，自得其乐，是能够博人共鸣的关键。他引述林语堂大师的话说：“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就是畜类的生活。这种是否近人情的试验，是普遍的可以适用于各界的人类和各种系统的思想。人类所能期望的最高理想，不应是一具德行陈列箱，而应是只去做一个和蔼可亲、近情理的人。”他还说：“我衷心希望咱们军分社今后始终坚持以‘讲公道，近人情’六个字来对人对事，这样，必定能营造出更加良好的气候和氛围。”

夫子有时是执拗的。上面这些话，其深刻之处，恐怕只有在军分社工作过的人才能更深地理解和领会。

往事如烟。夫子之悟，始于读书；夫子之道，终于人生。“人活到这个岁数了，还记那些恩恩怨怨，太没意思了……”继而，他表示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要继续坚持用“留一根脊梁骨做人，读几卷有益书修身”的格言来自勉自励，令人心头为之一“热”。我们都到“知天命”之年，“修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宽容和宽厚，还有，就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是孔夫子的教诲，当牢记。

序应该短。
(作者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高级记者)

目 录

新疆会社

序：夫子悟道	黄国柱(1)
--------------	--------

军人与战争

国门精英传	(3)
南疆颂歌	(29)
一曲时代正气歌	(48)
虎啸高岗	(55)
智勇英豪	(72)
虎威镇山	(97)
巾帼英豪	(120)
生命壮歌	(140)

经济战线

“火力队长”治厂记	(167)
拓荒牛之歌	(182)
风卷云腾任龙飞	(193)
梦圆东塘	(208)
生命之舟	(221)
华年梦远	(235)
千万人含泪听完的报告	(246)

政法战线

昆仑女侠	(257)
猎狐行动	(267)

伟德山血案·····	(279)
鸢都女警官·····	(292)
治安世家轶事·····	(307)

社会纵深

婚礼百闻奇录·····	(319)
“荣誉会员”传奇·····	(360)
一个英雄与三个姑娘的故事·····	(400)
杏林新升一颗星·····	(406)
万人同系爱国魂·····	(417)
太行巾帼魂·····	(424)
山魂颂·····	(445)
刘坤洲传奇·····	(494)

附：投枪与响箭

“中国混世奇才大学”招生简章·····	(549)
这燕咋到百姓家·····	(552)
这类官应选谁来当·····	(555)
如此成语对兮错兮·····	(559)
哎，你们这些老外呀·····	(563)
别样忠诚亦动人·····	(566)
王相岩前思人才·····	(570)
荒山野店赏对联·····	(573)
后记：惜福安素度人生·····	(577)

军人与战争

国门精英传

写作此文时，我一再告诫自己，别让泪水打湿了稿纸。

也劝告读者，不必哭泣。因为，古往今来，炎黄子孙，痴情报国、以身许国的豪壮男儿万万千千，他们只是其中一群罢了。

——作者题记

军功梦

“仗好打，功难评。”这话真不假。

人家三五日就把评功报告打上去了，六连搞了七八天，还没个丑寅卯。

“你王效章，‘阵地模范指导员’，连个功都评不下去，‘模范’个屁！”这两天，王效章心里窝火得很。他骂自己，也怨战士。“临战前，‘杀敌立功’叫得山响。可眼下，一等功、二等功，送到你们面前，你们又成了缩头乌龟。让！让！干部让战士，党员让群众，骨干让士兵，后勤让一线，生者让死者，倒是讲风格了，可总不能六连一个功臣也不评吧！你们忘了咱们连的‘军功梦’了吗……”

夜深露凉。王效章还坐在边寨芭蕉林前抽闷烟。

一年前的今天，六连正在这里进行临战训练。一辆吉普车直开到野地练兵场，团长王兴辉怒形于色地走下车。王效章和连长于孝仟迎上去。他俩知道团长的来意。

半月前，团里开作战会，几个大功连的头儿，都在抢硬任务。眼看就要定盘子了。于孝仟腾地站起来，把烟蒂狠劲一掐，目光灼灼逼人：“不能老欺负我们无功连！不给我们连硬任务，我怎么有脸回去见战士？要叫我们连呆二线，敲边鼓，我这连长就不当了！”他摘下

帽子往桌上一甩。

前一天，司令部给六连打电话，通知他们准备当军工。指导员王效章回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叫咱连当军工，服从！但丑话说在前头，战士的工作我做不了，请政委来我连屈尊代职吧……”“咋”，电话压死了。

“哼，六连这个头，我去剃！”这不，王团长一大早就赶来了。

“听说你们对当军工很有意见，是吗？”王团长席地坐下，劈头就问。

“有！”于孝仟把肚皮拍得一声响，“一肚子！让咱当军工，说穿了，无非因为人家是大功连，咱是白板连，对咱信不过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咱同他们比武！”

“快刀不光砍骨头。叫你们当军工，也是信任嘛！”

王团长用眼一膘，见于孝仟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着个“功”字。“你们要上第一线，无非是为了立功嘛！”

“是的，我们全连做梦都在想着立功，立大功。这梦已经做了多年了！”

王效章谈起了六连的“功”字梦。

一次，团里开训练誓师大会。会上，有连队代表讲话。二营两个大功步兵连的连长发过言，六连连长正往台上走，主持会议的人却摆摆手：“时间关系，六连就算了吧！”几个步兵连，硬茬口对硬茬口，互相挑应战，单把个白板六连冷在一边。好多战士委屈得哭了。

六连还出了件自欺欺人的事，叫人哭笑不得。

一天傍晚，六连一个战士在团部大门口站岗。下哨之前，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军人，带着一枚大功勋章，来找自己的老连队。

“跟我来吧！”这个战士把人家带到了六连。

“老大爷，来看孙子啊？”连长以为这个战士领回的是他爷爷。

“不。是咱们连的老英雄回来了！”战士把连长叫到一边，说悄悄话：“连长，咱们连不是没有大功功臣吗？这一个就算咱们连的吧！”

“嗯……”连长沉思一霎，把这战士的肩膀一拍，“机灵鬼！快去叫伙房准备八个菜！”战士刚走几步，“回来，叫我老婆把家里捎来的

那瓶茅台酒给你。”

对过几句话，明知人家要找的不是六连，缺个小心眼的文书，捏不住鼻子，问道：“大爷，你要找的连队，不……”

“在这磨蹭啥？快去看看饭菜怎么样了！”支走文书，连长故意嗔怪道：“嘿，你怎么现在才回娘家哟！”

就这样，硬把人家留下来。茶一杯接一杯地泡，烟一支接一支地递，杀肥猪，买好酒，像敬神似的敬奉了好几天。临走，全连整队送行，有意要让别人知道：“咱们六连也有英雄”！团领导明白六连的心思，只是苦笑。

自家没英雄，借一个来养养，甭提心里是个啥滋味！

每年，兄弟连队一到大功纪念日，就开庆祝会。又是首长看望，又是照相留念，又是放电影慰问，看那个热闹，把六连眼馋的哟！被邀请参加庆祝会的六连代表，喝着人家的庆功酒，怪不是味儿。三杯酒下肚，首长高兴起来，总少不了把政治工作“渗透”到酒桌上来，“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六连的庆功酒啊？”六连的人不管谁去喝酒，那脸都得变成红关公。就为这，连里干部一到兄弟连队的庆功日，总想找个差事躲开。

“要是上战场，一定要亲手打出一个大功连来，每年也有自己的大功纪念日，也喝自己的庆功酒！”

这是六连多年的梦。

战场就在眼前，梦就要实现了。六连怎肯失去千载难逢的良机？

王效章说“梦”之际，于孝仟继续在地上加工那个“功”字。

“别写了，你给我别写了！”王团长向来被人们称为“答案从不写在脸上的人”，这时也动情了。

“我们宁死也要杀敌立功！”

几十名热汗淋淋的战士，围住了团长，边喊边捋起袖子，挽起裤腿。

团长腾地站起，愣了。一个个战士的衣袖裤筒磨得大窟窿小眼的，有的都成了布条条。数一数，50多条胳膊肘，60多个膝盖，磨破了，青一块，紫一块，哪个身上都这样，有的正渗着丝丝鲜血。

“我的好兄弟！”王团长一双颤抖的大手，伸向一个“衣衫褴褛”、伤痕斑斑的士兵，“为了争取杀敌立功，你们辛苦了！”

工作面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名利场上，目无他人，只求有我——当今社会，不乏其人。眼下的六连官兵，如此亢奋地争创大功，实际是在争吃苦、争流血呀！哪一个热血军人能不为之动情？

王团长再也没有勇气劝六连当军工了。他一抹眼泪：“我的好战友，领导相信你们，祖国人民相信你们！”大手一挥，“硬仗恶仗等着你们，练兵去吧！”

“乌拉！”

“团长万岁！”

战士们笑着，跳着，呼啦啦跑回练兵场。“杀！”山摇地动。扼守老山最前沿八个高地的“最硬任务”争到了。明天就要上阵地了。全连大摆酒宴。正好“一百单八将”，粗碗盛酒，赳赳而立。指导员王效章致祝酒词：

“同志们，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茬兵将来也会被后代称为‘老—辈’。那么，我们这些未来的‘老—辈’，应该给连队留下点什么？那就是用我们的手掀开连史上新的一页！那就是——大功！纪念日！庆功酒！同志们，勇士们，干杯吧！”

许多战士咬破手指，往酒里滴血。

王效章想上前制止，可挪不动步子，只感到一股滚烫的情感在心头滚动，不知不觉中咬破了嘴唇，一仰脖，把一杯酒、一杯血和泪的混合物吞下肚里。酒助诗兴，朗朗诵道：

有我无敌是军人的豪情，

为国献身是战士的本分。

敢用生命振我军威，

誓以鲜血壮我国魂！

连队有志，战士有种。六连扼守“老山咽喉”，那个“城门”屙兵的蝎虎劲，不是在血火中滚过两趟的人，听了准得打问号。阵地上平均每平方米落炮弹500余发，山头由草木葱笼到点绿不存，再由焦土一片到碎石如粉。想象得到，人家是怎么过来的吧！三个数字，更

是他们赫赫功绩的佐证：打退越军从排到两个加强营的 150 多次进攻、偷袭；歼敌 450 余人，伤敌 200 多。当面之敌是打过西贡、占过金边的“王牌部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碰到了最硬的钉子”。

而今天呢，令敌人最可怕的兵，成了指导员王效章最挠头的兵。说真格的，要给六连每个兵写一篇新时代的“儿女英雄传”准够材料。可要给谁记个功，你听他咋说：

“国门守住了，连队的大功有了，咱的愿望全实现了。个人功不功的呗，把所有的立功指标都给烈士，给重伤员吧。咱好胳膊好腿的人，功今后再挣嘛！”

“为了六连立大功，20 多个好兄弟把命贴上了，咱们活得好好的，顶着个功臣的桂冠在世界上晃来晃去，怪不是滋味！”

这就是六连战士让功的“秘密”。

这“秘密”点拨了王效章：“倒是个法儿。活的评不下去，先评死的！”

他那数日紧锁的眉峰，渐渐舒展了。

他第一个崛起在老山

要评死的，这可就顺利了。连部闹钟那颗最长的针，还没有转完两圈，发到各班的“立功建议书”就转了回来。

奇怪的是，没人串联，每份建议书的第一栏里都写着：江玉平，一等功。

“玉平兄弟，你回来看看吧！”王效章手捧建议书，啜泣，呼喊。

……

“报告！”俊逸中带着刚烈、憨厚中透着机警的江玉平，满头热汗地跑了过来。

“六班长，你到哪去了？”江玉平敬礼的手还没放下，王效章就火味味地问道。

“进城了。”

“请假了吗？”

“没有。”

“进城干啥？”

“没，没什么事。”江玉平有点窘迫。

“逛大街去啦？都像你这样，打起仗来不放羊啦？明天就要上阵地，今天放假，让大家洗巴洗巴，说了不准外出，就地待命。你倒好，悄不声儿地溜之乎也。”打刚才紧急集合，宣读命令，按簿点名没听着江玉平的“到”字，王效章心头就窝着一盆火。这会子，一古脑儿往外喷。“你别以为前天党支部讨论了你的入党志愿书，就党票到手，该松口气了，我看要重新考虑你的入党动机。刚才我已在全连宣布，给你警告处分，服气吗？”

“警告处分？”江玉平一惊。天哪，自己的档案里已有了多次嘉奖，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会受处分。他险些歪倒。可很快又恢复了立正姿势，点着头，嗫嚅地说：“战场没有纪律怎么行？警告处分，我没意见。”

“好吧，别背包袱，争取在战场上将功补过。”

“是！”

江玉平敬礼，转身走了。

王效章把江玉平那份准备上交营党委讨论的入党志愿书，“咔嚓”一下锁进了箱子里。几小时前的“标兵班长”，如今背上处分，入党也泡了汤。

夜。战士打着鼾声进了梦乡。江玉平流着眼泪步入野外。

战士许志江醒来，没听到往夜的“雷声”。碰一碰，被子软塌塌的。掀开用手电一照，枕头边躺着一页泪湿的家书。

玉平儿：

你身在边疆，实在不愿干扰你的军心。但有的事又不能不告诉你。最近家乡发大水，家中三间破草房全被洪水冲走了。眼下，一家人都住在窝棚里。政府救灾，说我们家是军属，要特殊照顾。可我们想，军属应带头为国家分忧，不愿比乡亲多一星点儿。说实话，家里是靠骨气在硬撑。如果你有积攒的津贴，赶紧全部寄回来救急。

你的奶奶，身子骨本来就弱得很，眼下见一家子被水淹得这么惨，生病加恹气，躺倒起不来了，看来只能活十天半月了。她成天喊着你的名字，说要看一下、摸一下你，才能闭眼。你上了前线，哪能回家？千万寄张照片回来，给奶奶看一眼。要不，对不起疼了你20年的奶奶呀！

“班长家里遭到这么大的不幸，自己又挨了处分，取消了入党资格，他受不了哇！”许志江走出帐篷，去找班长。

凉风习习，月光悠悠，虫鸣啾啾。草坪上，坐着那个多灾多难的小伙子，面对黑魆魆的大山，忘情地哼着儿歌：

门前大树丫，

有窝黑乌鸦。

人说不吉利，

出口就骂它。

谁知黑乌鸦，

心肠可好啦。

乌鸦年壮时，

拼命养娃娃。

小鸭长大了，

衔食喂妈妈……

许志江听班长说过，这是奶奶在门前大树下教他唱的儿歌。眼下，他一定又想起了大树，想起了乌鸦。常言说，“鸦有反哺之义”。何况班长对奶奶情深似海呀！他说过，他从小是跟奶奶长大的。在奶奶那劳累过度而微驼的背上，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晚上，总是奶奶带着他睡觉。奶奶为他打着扇子，赶着蚊子，哼着催眠曲子……参军时，奶奶拄着拐杖送出五里地……

“扑通”，江玉平跪下来，面朝北方，三叩头。

“奶奶，孙儿明天就上阵地去了。今晚，用这三拜为您老人家送终了！孙儿若为国捐躯，就在九泉之下永远陪伴您！”

“江奶奶，我也为您送终！”许志江跪在江玉平身侧，三叩头。

江玉平回头见是许志江：“你不好好睡觉，来干什么？”两人对面而坐。打火，抽烟。

“班长，你的家信我看过了。今天，你是进城寄钱、寄照片去了吧？”

“嗯。”

“班长，你为啥不把家里的事告诉连里呀？”

“我傻了？一请假，连里必定要盘根问底。不把秘密全暴露啦？”江玉平“唉”了一声，“原想悄悄地跑步去，跑步回，谁知碰到个倒霉的紧急集合呢？”

把受处分的委屈埋在心底，把对亲人的思念留给梦境，第二天，江玉平带着他的六班上了一个孤立前出的阵地。接连鏖战九个昼夜，“钢铁阵地”，名扬老山。

5月31日，某高地告急。突击队增援。

枪弹如飞蝗，炮弹如雨下，遍地火海。

江玉平已把枪提在手里：“指导员，我牺牲后，如果组织上认为我死得有价值，但愿能在墓碑上刻上‘共产党员江玉平’七个字……”

指导员刚一点头，江玉平已抱着枪，顺着斜坡，滚出几十米。十几名突击队员跟了上去。

已到“百米生死线”。江玉平冲在头里。“轰”一声巨响，他的左腿被炮弹齐刷刷削去，倒下了。许志江要替他包扎，他一把推开：“快冲过去，我掩护你！”小许不忍心丢下班长，要背他。“冲！快冲！战场纪律！这是命令！”江玉平大吼。在江玉平掩护下，突击队冲过去了。昏迷了好一阵，江玉平又被炮火震醒。向后爬70米，就是战地包扎所，可以保全生命；往前去，血战正烈，生死难卜。

江玉平一寸一寸向前爬去。一忽儿，右腿又被炸断，仍往前爬。一米，两米，三米……身后的焦土红了，碎石红了，枯草红了。200多米的路，犹如一个血写的“一”字，内涵是那样丰富：革命战士一心为国的赤诚，一往无前的精神，全都包含了。